



汽车兵传奇

QI CHE BING CHUAN QI

程维君 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汽车兵传奇

QI CHE BING CHUAN QI

程维君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汽车兵传奇 / 程维君著. - 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12.8

(文学林丛书. 第8辑)

ISBN 978-7-80240-972-9

I. ①汽… II. ①程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02449 号

书 名	汽车兵传奇		
著 者	程维君		
责任编辑	杨淑萍		
设计制作	成都力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	028-86965206	
出版发行	大众文艺出版社		
地 址	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		
经 销	新华书店		
印 刷	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公司		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	1/32	
印 张	7 印		
字 数	175 千		
版 次	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		
定 价	25.00 元		
版权所有	翻印必究		

前言

写作《汽车兵传奇》的想法，由来已久。上世纪 70、80 年代，我在汽车团工作了 8 年，积累了大量的素材，曾有过写作的冲动，皆因工作繁忙而被搁置了下来。直至退休后，我开始整理资料，并参考汽车部队的有关史料，进行构思、人物塑造。历时数年，经过反复修改，才完成了现在这本书——《汽车兵传奇》。

此书，涵盖的内容广泛、丰富。在解放战争时期，汽车的轮迹碾遍了辽沈、平津、大西南的大地；在抗美援朝时期，参加东、西线的战地运输，在钢铁运输线上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；在国防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，转辗了西北大沙漠、东北大兴安岭、内蒙古大草原。在祖国和朝鲜各地，都留下了汽车兵的足迹和身影。从 40 至 80 年代，历时近半个世纪。我这里讲的汽车兵是个广义词，它不仅指汽车司机，而且囊括汽车部队的广大指战员。此书，共写了 33 个传奇故事，按内容分，主要有“战地运输”、“国防建设”、“安全行车”、“军民关系”和“组织指挥”五个方面。在当今，汽车走进千家万户的时代里，不说汽车兵，就是有车族读之，对扩大视野，增加知识，也颇有裨益。

附件：《汽车兵的话》等五个方面的内容，是从群众中和报刊上收集而成，并非作者独创。书中加附件的目的，是使所



有汽车驾驶员懂得行车安全的极端重要性，以及如何防止车辆事故发生的有效性，况且它们本身就是一篇很好的作品。

《汽车兵传奇》一书，由于受写作水平所限，文中缺点错误难免，请有关行家及广大读者指正。

作 者

目 录
CONTENTS

第一编 调虎离山

战火纷飞时 / 002

新建十三连 / 008

车过清水河 / 013

调虎离山 / 018

开路先锋 / 022

舍己救伤员 / 027

重逢危难中 / 031

第二编 一只瓜也不少

一只瓜也不少 / 038

黑风口 / 044

设身处地 / 050

中途站 / 056

三上驼峰山 / 062

驻勤 / 067

第三编 “他简直是个心理学家!”

草上飞 / 074

驾驶员拉板车 / 081

目
录



“他简直是个心理学家!” / 087

交接班 / 093

弃车之后 / 098

“12·12”事故 / 105

邂逅“羊脚印” / 111

第四编 沙漠八昼夜

靠山屯 / 118

司机与车夫 / 125

母女茶水站 / 129

沙漠八昼夜 / 134

狼口脱险 / 141

三遇放蜂女 / 146

孤儿: 5+1 / 152

第五编 林海蛟龙

老虎·小虎 / 160

夜归 / 166

林海蛟龙 / 171

悟车 / 177

团长跟车上路 / 184

演练之光 / 190

第六编 附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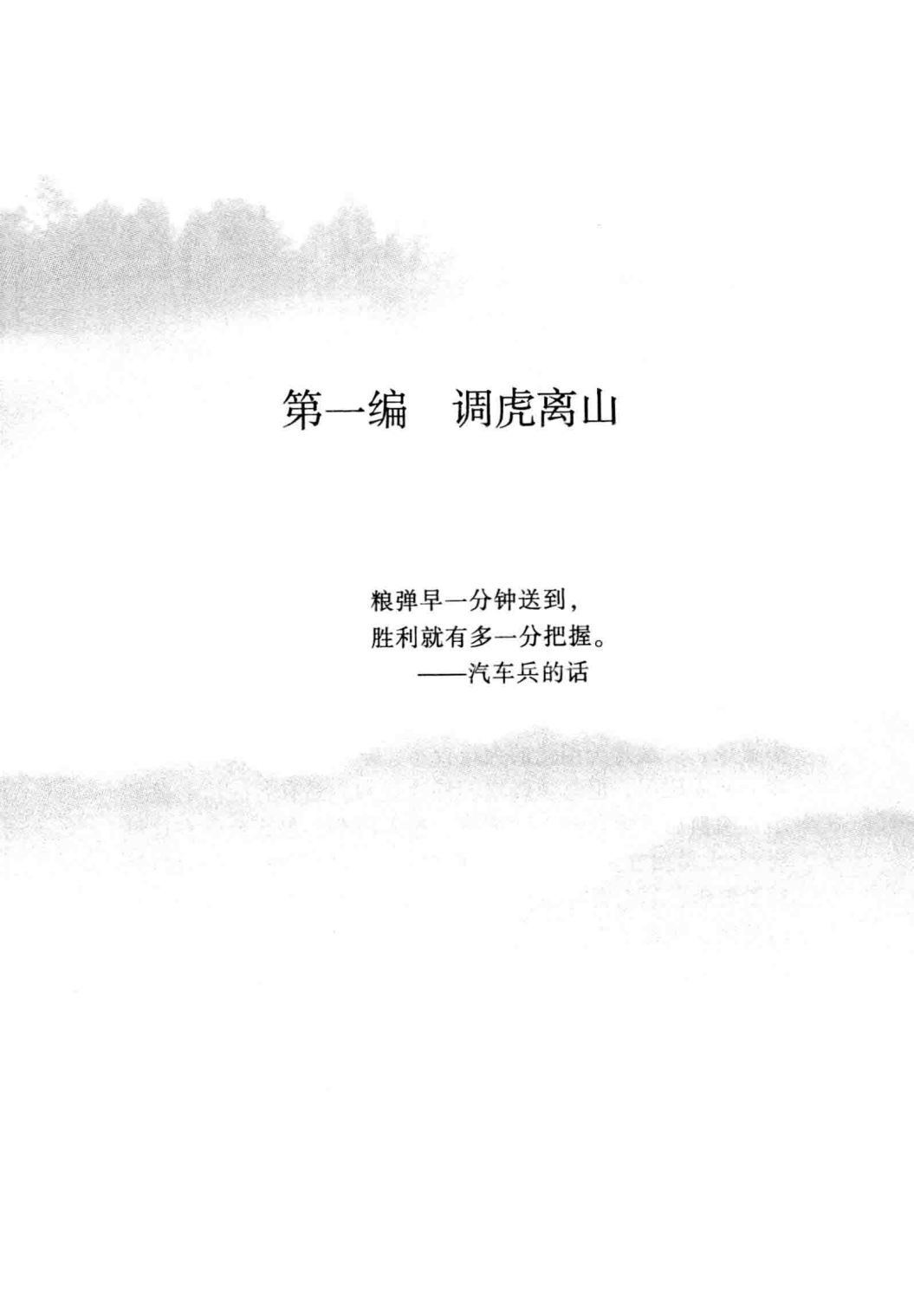
(一) 汽车兵的话 / 196

(二) 安全行车三字经 / 203

(三) 礼貌行车五言志 / 204

(四) 行车安全顺口溜 / 206

(五) 行车 24 行 / 208



第一编 调虎离山

粮弹早一分钟送到，
胜利就有多一分把握。
——汽车兵的话

战火纷飞时

这个故事，发生在辽沈战役的黑山阻击战中。

那是1948年10月下旬的一个夜晚，天上没有星星，也没有月亮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汽车团一连司机岳大勇和助手沈小智，驾着一台满载弹药的车，飞快地向黑山前线开去。车子翻过几座小山后，进入一片开阔地，在一处高粱地旁，发现有一台汽车停放在路边。大勇叫小智减速停车，他们打开车门几乎同时跳下，去察看这台车。一见车，小智就“啊”了一声：“这么大的车呀！”他想：“同自己开的小车相比，真是小巫见大巫！”大勇原是地方的战勤司机，他了解此种车辆。于是对小智说：“这是美国佬的大道吉车，车子躯体庞大，装载量多，坚固耐用，但车速缓慢，耗油量大，是有名的油老虎！”小智明白后警觉地问：“师傅，敌人的车，怎么会停在这里呢？”大勇回答说：“我也这样想过，感到蹊跷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怎么会有一台车停在这里？”此台车完好无损，车门紧闭，钥匙不在。大勇、小智疑惑不解，觉得不宜在此久留。大勇说：“前方急需弹药，我们还是上车赶路吧！”大勇加大油门，把车子开得飞快，一股劲儿把弹药送到了黑山前线。

从黑山前线返回时，车子在高低不平的沙土路上疾驶着。为了赶下趟任务，大勇叫小智把车子尽量开快些，再开快些。当车子通过一道高坎地段时，在正前方的道路中间、匍匐着一个人，大勇立即叫小智停车。大勇、小智迅速下车，看清楚是



一个戴着天蓝帽徽的国民党兵：胸脯朝下，脊背朝上，两手支撑着，头高高翘起。我们的车子开过来，右手高举，嘴里连连喊着：“救救我！救救我！”大勇做手势，叫他站起来。他摇摇头，又用手指指自己的大腿，意思是说站立不起来。大勇、小智走近细瞧：他的右腿已断，鲜血染红了裤子，由于天寒，血凝结在裤子上，像一块哗啦啦发响的铁皮子，裤子归裤子，大腿归大腿，互不粘连。大勇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柳一恒”。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“我是偷逃出来的。”大勇怎么问，国民党兵就怎么回答。小智见是一个国民党逃兵，非常气愤地说：“想叫我们救你？没门。拉着你，是个累赘，还不如给你加一枪——毙了算了！”他说干就干，还真取出枪，子弹推上膛，要击毙他。大勇立即制止说：“不能胡来！投诚的国民党兵不能无辜滥杀。我军有铁的纪律。”小智说：“我们打黑山，运送弹药都来不及，哪有闲功夫拉着个国民党兵！”大勇说：“他从国民党军营里逃出来就很不容易，现在又摔断了一条腿，走不了路，我们理应拉他，不能见死不救嘛！”大勇说完，便取出救急包，把国民党兵摔断的腿包扎好，并叫小智帮助，把他抬上大厢。小智有些不情愿，嘴里嘟嘟囔囔，但最后还是同大勇一起把这个国民党兵抬了上去。大勇叫小智坐在大厢上陪着国民党兵，自己钻进驾驶室去开车了。

大勇是个老司机，为人好，技术也好，他开的车又快又平稳，让人感到没有丝毫的震荡。坐在大厢上的小智，仍在生国民党兵的气，对他不理不睬。国民党兵柳一恒，一点也不计较这位年轻小司机的态度，还是他打破僵局，开口先说了话。他躺在大厢板上，用双手支撑着身子坐了起来，偷偷地瞧了一眼小智说：“小同志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小智没好气地说：“谁是你的同志，你有资格叫吗？”“不叫同志，那我该怎么称呼你？”国民党兵诚恳地问。小智说：“我叫沈小智，你就叫我小智吧！”“小智同志。”国民党兵言不由衷地在名字后面又加“同志”二字。“再叫同志，我就撕破你的嘴！”小智恶狠狠地

说。“好好，我记住啦，就叫你小智，后面不加同志。”说也怪，话匣子一打开，小智与国民党兵柳一恒，随着车子的颠簸起伏互相交谈了起来。柳一恒遇到了解放军，又是同行，像遇到了亲朋知己一样，吐噜吐噜，倒了一肚子苦水。原来柳一恒是敌廖耀湘兵团属下汽车17团的一位老司机，今年40多岁，祖籍山东，要饭来到辽宁营口。他有妻子、一个女儿、两个儿子。妻子及女儿被日本鬼子奸淫后杀害；大儿子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兵成了炮灰；另一个小儿子，8岁时失踪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柳一恒本人，在日伪时期被鬼子抓去当劳工，后转辗到了一家汽车修配厂学修车。日本投降后，这家汽车修配厂被国民党军队接收，他被编入国民党军队的汽车17团，成为司机。看他会修车又会开车，便叫他当了一名代理副排长，随军搞火线运输。小智了解到这些情况后，对这位国民党兵的看法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，从厌恶、憎恨到同情、怜悯；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开始对他的态度是十分错误的。小智对柳一恒感慨地说：“想不到，你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也有一本血泪斑斑的苦难家史啊！”柳一恒满腔愤怒地说：“我不仅有一本血泪斑斑的苦难家史，而且就是在日伪，国民党军队里，也是在皮鞭、棍棒之下过日子。”他猛然扯开上衣纽扣，袒露出光膀子。只见一道道的伤痕，纵横皆有之，使人看了，鞭子、棍子似乎揪打在自己身上一样。他接着说：“暗无天日，牛马不如的生活，我一天也不想呆下去，千方百计地想脱离虎口，然而，他们控制得很严密，我一次次地逃跑，又一次次地被他们抓回去。有次，我被他们抓回去之后，打得死去活来，几乎没了命。”小智问：“那么这一次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”柳一恒说：“这次我是随车队向黑山前线送弹药，返回时我心想，不能再为国民党卖命，运送弹药去打共产党的军队了。”于是，佯装车子抛锚，需要修理之机，把车子迅速调头，朝着解放军占领区开去。当他们发觉我的意图追来时，我怕被他们再抓回去，便决定弃车逃跑。听到“弃车”二字，小智敏感地问：“那车呢？”



“停在高家屯高粱地旁。”小智追问：“那是什么车？”柳一恒说：“美国的大道吉。”这时，小智心里全明白了，他同大勇去时见到的那台车，就是他丢弃的。停了一会儿，小智又问：“那车子钥匙呢？”“在我口袋里。”他随即掏出钥匙递给小智看，尔后又放回口袋里去。小智看着他的断腿又问：“你的腿是怎么伤的？”柳一恒说：“当时，我怕被他们抓回去，弃车后，我一头钻进高粱地里，连头都没敢回，一股劲儿地拼命狂奔，出了高粱地，又翻过几座小山，由于天黑视线不清，越过一道高坎时，掉入深沟，摔断了大腿。”“那你怎么又爬到了这条公路上来的呢？”小智连续地追问。柳一恒回答：“摔断腿后，我流了很多血，疼得撕心裂肺，但我担心倒在深沟里，人不知，鬼不觉，时间长了，会死在那里。想到这里，我就痛下决心，咬牙切齿，一点一点地移动着身子……经过几个小时，终于爬到了这条公路上来等。刚才，见你们的车子开过来了，我就冒着生命危险，爬到路中间拦截！”小智听了既心酸又感动，他微笑着说：“你就不怕我们的车子会碾死你。”“我知道，共产党的军队是穷人的队伍，绝对不会从我身上碾过去的。”柳一恒很有把握地说。小智暗暗地佩服他的勇敢精神。

经过近二小时的奔驰，车子回到了连队驻地。小智从大厢上跳下来，把自己了解到柳一恒的情况，向师傅大勇作了汇报，并对自己开始的错误态度做了检讨。大勇点点头，表示非常满意。这时，天亮了，大勇、小智才完全看清楚这位国民党兵柳一恒的真面目。他很精悍，身材上下匀称，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两只眼睛又大又有神，形态简直同小智一模一样。大勇对他说：“老柳，到达我们连队了，下车吃了饭，我们就把你送到医院去治疗。”大勇接着又说：“枪杆子调头，咱们就是一家人。你有技术，会修车、会开车，正好我们又是同行，你伤治好，就同我们一起干吧！我们的目标是：打到国民党，解放全中国！”柳一恒认为自己虽然是穷苦人家出身，但在日

伪、国民党军队里干过多年，有劣迹，不干净。尽管自己已弃暗投明，然而，他总觉得抬不起头来，始终不敢正面对着这两位解放军司机看一眼。他见小智已转变了对自己的态度，大勇一直亲切和蔼，善待自己，还说枪杆子调头，就是一家人，叫自己跟他们一起干，原本紧张、窘迫的心境，便渐渐地松弛了下来，敢于抬起头来，把他们二人从头至脚，仔细地打量了一遍。他觉得站在面前的小智有点像自己失散的小儿子柳佳，于是，他开始打听起小智的身世来了。他问：“小智，你的老家是哪里的？”小智回答：“黑龙江佳木斯。”说完又补充：“我原本也是在辽宁营口。”“那你是怎么到佳木斯的？”“要饭呗！”一恒又问：“那时，你几岁啦？”“八岁。”小智不加思索地说。“当时，你家里有哪些人？”“父亲、母亲、姐姐、哥哥。”“你知道他们现在都在哪里吗？”“不知道，一点儿也不知道。”小智痛快地回答。一恒还问：“你还有别的名字吗？”小智想了一下说：“我有个小名叫佳佳。”一恒亢奋地问：“佳佳，是不是叫柳佳？”小智摇摇头肯定地说：“只叫佳佳，不叫柳佳。”一恒心想：小智说的这些情况，例如住址、岁数、家庭成员等完全一样，只是姓名不一样而已，但小名也带有个佳字啊！莫非，他就是自己失散十一年的小儿子柳佳吗？但他不敢贸然相认，怕一旦出错，对他伤害太大。突然，他想起一件往事：柳佳三岁时，左脚被板凳砸伤，小脚趾留有伤痕。接着，他又向小智提出能否看一下他的小脚趾。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就明了。小智的左脚小脚趾，果然短了一小节，而且没有趾甲盖。小智与家人失散时只有八岁，过去十多年了，已记不清父亲的模样了，仍然不敢相认，站在面前的这位国民党逃兵柳一恒，竟然会是自己的亲生父亲？！他似信非信，又不能不信。他们二人之间，越谈越亲近。柳一恒又进一步地讲了自己家里每个成员的具体情况，讲了小儿子柳佳小时候的种种特征，以及失散后始终在寻找和思念的情感；小智也详细地回顾了自己失散后，要饭、被老贫农收养，长大，以及参军入



伍的全过程。通过详细交谈，二人情投意合，总于溶于一体。他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，竟会在硝烟弥漫、战火纷飞的辽沈战役的战场上相遇相认。

沈小智、柳一恒失散多年重新团聚后，大家都为他们高兴庆幸。连队领导立即把小智父亲送到医院去治疗腿伤。柳一恒将自己保存下来的车子钥匙交给连长，作为他向解放军投诚的一份见面礼。国民党廖耀湘兵团在黑山阻击战中受到重创后，沈阳迅速解放。伤愈后的沈小智的父亲柳一恒，由于工作需要，跟随我汽车团的江副团长去接收国民党汽车 17 团的任务。经过整编教育，敌汽车 17 团全为我军所用。柳一恒精通汽车业务，并有一定的组织指挥能力，就叫他当了汽车 17 团一连的副连长，随大军入关，参加平津战役、渡江作战、解放大西南的运输任务，为打倒国民党，解放全中国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。1950 年春转业回乡。其子沈小智（姓名没有改变，为的是尊重养父母），全国解放后，又北上抗美援朝，在“打不垮、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上”大显身手，成了一名载入史册的英雄司机。

新建十三连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，广西柳州解放后，汽车一团爆出一件新鲜事：新组建的十三连，一位解放入伍的战士当了连长。为什么任命他当连长呢？说来，这里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！

南下大军中，有个解放入伍的战士叫王远志，他三十多岁，别人都说他本事很大。汽车业务他样样精通，会开、会修、会教。汽车在他手里，犹如耍猴，由其任意拨弄摆布。有次，野战部队缴获敌人四台美国的道吉车，他自己一台一台地将车从高山顶上开下来。会开车的只有他一个人，怎么把这四台车开回去呢？他想了想对连长说：“你能不能给我三个人？”连长说：“只要你能把这四台车弄回去，在连里你就随便挑吧，要谁给谁。”为了不影响连队的战斗力，他从伙房找了三个炊事员，当天晚上就教他们学开车，在山沟沟里折腾了一个通宵。三名炊事员初步会摆弄方向盘了，就让他们开车。好的路段由他带头开，其余三台车跟着走，遇到艰险的地方，他停下自己的车，将其余三台车一台台地开过去。经过如此反复折腾，在他的带领下，终于将缴获的四台车全开了回来。指战员们抚摸着车辆，赞不绝口，组织上给他记了一次大功。

王远志是辽宁大连人，出生于工人家庭。日伪时期，他在一家日本的汽车修配厂修车，为八级修理工；抗战胜利后，转到国民党军队开车，被评为特级驾驶员。他不仅精通汽车业务，而且组织管理能力也相当强。为了适应当时战争形势的需要，充分发挥缴获车辆的作用，部队首长决定在汽车团扩编一



个连，并从野战部队调来王远志，任命他为连长。“一石激起千层浪”。王远志从普通战士被破格提升为连长后，在广大指战员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多数同志认为重用有特长的人是十分正确的，这是战争的需要。但也有不少人想不通，发牢骚，讲怪话。说什么“革命还不如反革命！在国民党军队里连个芝麻官儿也没当上，到咱们部队反而一步登天！”还有的放风准备秋后算账，说：“骑着毛驴看唱本——走着瞧！”等等，等等。破格提升当连长，对王远志来说是个意外，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自己竟会一下子当上了连长。新旧两种军队对比，他感慨万千，心里有千言万语要说，但一时又无从说起。最后，他从牙缝里崩挤出一句肺腑之言：“瞧我的行动吧！”

新建十三连的车辆都是南下途中缴获的杂牌车。有美国的道吉车，也有苏联的吉斯、嘎斯车，一共33辆。司机除从连队抽调部分骨干外，新成员居多，有的甚至连车都没有摸过。面对车况差，成员新，技术低的现状，新任连长王远志充分利用战时运输的间隙，争分夺秒，见缝插针，在连里开展“能者为师”的传、帮、带活动，使战士们尽快掌握了驾驶技能，但更多的是在执行运输任务的过程中，新老搭配，有意识地磨练司机队伍，提高他们执行战时运输任务的能力。

南下大军向广西西南围歼国民党军队残部时，新建十三连接受了一项运输弹药的任务。这天，车队向一块开阔地行驶时，一条100多米宽的淤泥滩挡住了去路。据当地群众反映，敌人为了阻止我军前进，炸开上游的水库，把早已干枯的河床变成了淤泥滩，连泥带水足足有1米深。敌人在附近山上设下了埋伏，右角岸还有火力点封锁河面。要把全连满载弹药的30多辆汽车开过去，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。指导员严仕华召开“紧急会议”，发动群众献计献策。王连长在大伙提出的诸多建议中，吸纳了一种用木材铺垫出一条通道的办法，得到了严指导员和全体同志的一致赞同。全连同志一起动手，轰轰烈烈，场面还颇为壮观。但刚刚开始铺路，敌人密集的子弹就

射向了河面。王连长认为这样干容易造成人员伤亡，征得指导员同意，改为白天备木材，晚上铺路的做法。当夜幕降临时，指战员们扛的扛，抬的抬，铺的铺，垫的垫，摸黑战斗。这条通向对岸的道路，经过同志们一个昼夜的奋战，终于用木材铺垫成功。为了防止敌人的阻击，王连长采取了二条措施：一是抽调副司机，组织一定的火力，随时反击敌人；二是车辆通过时，全部闭灯驾驶。就这样，装有弹药的汽车，一台台地向对岸驶去。当有的车要掉沟司机不敢开时，王连长、严指导员跳上车替他们迅速开过去。在王连长、严指导员的严密组织指挥下，汽车涉险全部渡过了人为天险的淤泥滩。

车队到达石南山区时，要翻越一座大山，有不少司机开不上去，影响了整个车队的前进速度。王连长立即把技术强的司机集中起来，调整部署。先把车子开过去一部分，再回过头来把其余车辆开过去。当他们把所有车辆都开到山那边休息时，却遭到了敌特的突然袭击，三颗燃烧弹分别落在车队的头车、尾车和中间一台0号车上爆炸燃烧。火借风势，风助火威，连附近的树木、杂草也烧着了。刹时，熊熊烈火，映红半空。在那关系到车毁人亡的危险时刻，王远志镇静勇敢，指挥若定。他一面叫副连长把副司机组织起来，还击敌特分子，保护车辆、弹药；一面指挥司机疏散车队。他下达口令：“头车火速前进，尾车立即倒退。待拉开车距时，再组织人力，扑灭火焰。”他自己直冲车队中间燃烧最严重的0号车。此车被击中油箱，驾驶室已浓烟冲天而无法进去，大厢上的弹药箱正在噼里啪啦地燃烧着，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。他遇险不惧，处事果断，见此车已毁坏无法再使用，决定弃车救弹药。他把近边的司机招呼过来，说一声：“跟我来！”自己奋不顾身地第一个跳上了大厢，用衣服扑灭火焰，把弹药一箱箱地往外搬移，车下的战士一箱箱地扛到安全地带存放。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一股冲劲，他们竟在很短的时间内，一口气搬完了车上的几十箱弹药。然后，把车推到山沟里，为后面的车辆让出了通道。与